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六十三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
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
言乃大赦黨人誅徒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
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
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
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翌附祖淑傳張邈
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
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
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
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廣文選卷第六十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史述贊

五帝紀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
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
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

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周紀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社一作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秦始皇紀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然以諸侯十二并兼天下極情縱欲

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六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驚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怵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計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

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
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
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
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
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
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漢高祖紀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
儻故救儻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
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及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孔子世家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觀仲尼廟堂車服
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
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
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
夫子可謂至聖矣

楚元王世家贊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
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

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實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老莊申韓傳贊

司馬子長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為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屈原賈生傳贊

司馬子長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文惟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今若是讀鵲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馬相如傳贊

司馬子長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邪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述文紀贊

班孟堅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拏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述宣紀贊

班孟堅

廣文選卷之三
四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燿
耀威靈龍荒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述藝文志贊

班孟堅

伏犧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
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經既登遭世固弘羣言
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終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
別爰著目錄畧序洪烈

述蕭曹傳贊

班孟堅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
制脩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
宗臣是謂相國

述匈奴傳贊

班孟堅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
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鄙大漢初定匈奴疆盛圍我
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
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
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世典式

述西域傳贊

班孟堅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
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姦姦公主迺女烏孫使命
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
六脩奉朝貢各以其職

明帝紀贊

范蔚宗

顯宗丕承業兢兢危心恭德久察姦勝備革朝物省

薄墳陵未懷廢典下身遵道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
帝績增光文考

鄧寇傳贊

范蔚宗

元侯淵謨迺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勲成智隱靜
其如愚子翼守温蕭公是呼繫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
屈賈有剛有折

崔駟傳贊

范蔚宗

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建新耻絜摧志求容未矣長岑于
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祿亦離冤辱于真
持論感起昏俗

鄭孔荀或傳贊

范蔚宗

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揮金依朋北海天逸音
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或之
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傳上廣

伯夷傳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
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
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斄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斄我安適歸矣于嗟
徂斄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
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
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
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
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
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
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
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
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者死權眾庶
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

莊子傳

司馬子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噐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虛汗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孟子傳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

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二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上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者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屈原傳

司馬子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人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有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未哀兮汨徂南土眇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刻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

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
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同糅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我所臧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能也文質踈
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
金恒悲兮求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
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求
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
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
湘羅以死

循吏傳

司馬子長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
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
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
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
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
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了
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土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與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
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
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
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
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比移地不足東
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
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

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
 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
 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
 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
 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
 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
 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
 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
 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
 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明外乃相引屏
 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
 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
 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
 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
 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廣文選卷第六十三

江都葛澗校